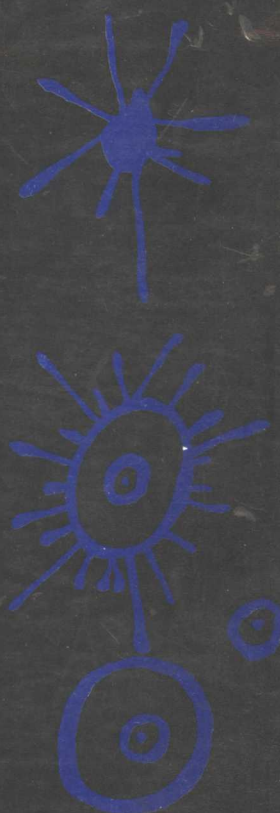


主编 张启亮

宇宙星象探秘

● 古老 ● 神秘 ● 奇妙 ● 怪诞



上

宇宙星象探秘

主编 张启亮

撰稿 刘少军 张全明

董恩林 周国林

(京)新登字046号

宇宙星象探秘

主编 张启亮

气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46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6.9万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25000 定价: 3.90 元

ISBN7—5029—1022—0/P·0515

内 容 简 介

古人笃信人间的吉凶祸福与天上的日月列星有密切关系，认为一个国家、乃至个人的命运都是由宇宙星象的变化决定的，因而可以从星象变化中预测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前途。这种预测方法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中国的神秘文化如周易八卦、奇门遁甲、谶纬、风水算命术等，都与之有渊源关系。这其中当然有大量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不乏古人智慧的闪光。现代科学已经发现，星象与人世的灾异，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乃至人的生理、心理、疾病确实存在或隐或现的联系。本书通俗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古代星象学概貌，介绍了有关基本知识，是一本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星象学的拓荒之作。

引言：千古之谜

星象学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一种占测人世吉凶祸福的学问和技术，它是天文与人文联姻的产儿，是一门古老神秘的预测学。它方法奇特，用天象变化来预测人世变化，中国传统神秘文化，如八卦、谶纬、算命术、奇门遁甲等，都与之有渊源关系。它历史悠久，数千年流传不息，曾是妇孺皆知的“显学”。它的衰落是近百年前的事。由于它自身明显的荒谬之处和浓厚的神秘主义，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便一蹶不振了，其中的奥秘自然也就一并尘封灰盖，无人问津了。有趣的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今一些科学家又把目光投射到星空，也希望从“天上”找到解决人世间某些问题的答案。古代星象学的奥秘又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一 一个被淡忘的秘密

——古老神奇的星象学

力图预测吉凶祸福，掌握未来的命运，恐怕是人类的本性。因而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都产生过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占卜方法。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诸如占卜命相一类的预测方法也是花样繁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

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人们通常认为,《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预测学,是中国神秘文化的源头。其实,要是追根寻源,恐怕要说星象学更为古老,是更遥远的源头。据认为,《周易》是用符号的形式记载了占星术的成果,即用六十四卦代替星座。宇宙的变化,表现在六十四卦上,犹如天象表现在星座间一样。

星象学到底起源于何时呢?从考古资料分析,可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或许更早。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已有了原始农业,种植水稻和谷子。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天文知识,要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思议的。原始农业的出现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说明远在七八千年以前,人类对天象已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观察,并积累了一定的观察经验,古代天文学已经萌芽。而古代天文学与星象学是长期交织在一起的。掌握占星术的巫师同时掌握着天文历法,决没有如今人所想象的那种与星象学无关的“纯天文学”。因此,我们虽无七八千年前星象学起源的文字资料可供考查,但七八千年前已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原始农业的事实则表明,星象学的起源当不会晚于此时。关于星象学的起源,本书有专章论及,此不赘述。

说星象学神奇,主要是指它那神秘的预测功能而言。

古代星象学是一门根据某些天象来占测人间事务的学问和技术。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经常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洪水、干旱这样一些自然现象,以及象鼠疫一类的恶疫流行、因歉收而造成的饥馑、因利害关系相冲突而爆发内乱和战争这样一些社会现象。星象学研究的就是以上各种现象、各种事件、乃至人的性格命运,是如何受到天上日月星辰运动的影响的。

对于星象学的这种预测功能,历来有许多思想家表示怀

疑、反对。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战国时期是星象学的鼎盛时期，荀况对星象学的批判尤为集中、犀利而坚决。荀况指出，天，包括日月列星是自然物质现象，没有意志，也不能干预人事；大自然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它表现出的一切现象与人世的治乱无关；人的主观愿望不能改变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固有性质。他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成为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

荀况无疑是正确的，他击中了星象学神学迷信的要害。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数千年中，该是有多少人着迷于星象学，乐此不疲！并且其中不乏象司马迁、王充这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是反对天命观的；王充是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这就不能不发人深思，是什么东西使他们迷恋于星象学？司马迁还宣称，“究天人之际”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难道星象学除了迷信之外，一点道理、一点科学的依据都没有吗？不可能。

在先秦古籍《左传》、《国语》两书中，星象学资料相当丰富，其中内容涉及岁星纪年法、分野说、云气说、二十八宿、五星、十二次、陨星、孛星、彗星、月晦、日食等，并记载了20多位星象学家的星象解说。书中，每一上天垂象都有一个事件与之相应，如影随形。对于这些记载，以往一些解说者完全不相信，认为是后世附会上去的。我们不赞同这种说法。据当代学者推算，《左传》、《国语》中的星象记载是完全可信的，其事件也不是随意虚构的。而且一些星象记录只能出自当时人之手，没有掌握现代天文学知识的后人是无法“附会”的。

这就是说，星象学作为一种预测手段，其预测功能有相当的准确性，这正是它迷惑人之处。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简单

地否定,而是作些探索,对这种预测功能的奥秘也是可以揭示出来的。我们以为至少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古人以天象预测人事是相当普遍的,其预测结果无非是“准”与“不准”两种。由概率所决定,“准”的数量是不低的,而史书中记载下来的又大多是这些预测准了的部分。

第二,古人在预测事件时,对事件是有所了解的,这也对预测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加上一些天象的描述,不过使这些预测更为引人注意,具有“天意”而已。

第三,社会预测作为一种社会认识,会对社会事件产生深刻影响;它可以引起预测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本来是可能不发生的;它也可以阻止某些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本来是应该发生的。在“天命论”盛行的古代社会,星象学作为一种神秘的预测学,其对社会事件的这种“干预”作用无疑是相当大的,因而也就大大增强了星象学预测的“准确性”。

第四,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天象与人世之间,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天象与地震、天象与疾病、天象与丰歉等等,星象学的某些占星术条文是人们长期观察这种关系的结果。这正是星象学预测功能的科学依据,是星象学的价值之所在。比如关于陨星与地震之间的关系,星象学著作中有“流星出北辰,地动”(《唐开元占经》)的条文,而其它史书中此类记载更多。《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天启实录》记载有“明天启二年九月甲寅(公元1622年10月),陕西固原州,星陨如雨,平凉、隆德等县……地震如翻,城垣倒塌九千九百余丈”。可以肯定,关于地震与陨星的占星术条文,决不是古人凭空虚幻出来的,而是古人力图探索大自然的奥秘,长期辛勤观察的经验总结

(关于地震与天象的关系，下一节还要论及)。当然，时至今日，现代科学对陨星与地震之间到底存在什么联系还讲不清楚，对其它许多天象与“人世”的关系更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我们决不能因一时还解释不了就否定它。我们的任务是揭开这个秘密，发掘出其中隐藏的有价值的东西。可喜的是，现代科学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二 秘密正被科学揭开

——现代科学的新发现

哲学上有一条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国古代星象学的命运似乎也印证了这条规律。中国古代星象学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下被否定之后，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又叩响了这扇沉寂、神秘的大门。透过那迷信荒唐的重重迷雾，人们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神奇的智慧之光。于是，曾被遗弃的中国古老的星象学，又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并吸引了一批勇敢的科学拓荒者。

现代科学发现，天象与地球上的某些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某些活动、与人体本身都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天象与地震的关系，天象与农业丰歉的关系，天象与人体经络经穴的关系等等。人们确信，地上与人类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可以从“天上”找到满意的答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类“天地”联系，早在中国古代星象学当中就有所揭示。如果我们不是被那些明显荒唐的占星术条文所迷惑，而是细心地披沙淘金，是会发现这智慧的宝藏的。

地震是人类遇到的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灾

害。地震除本身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害外，与之相伴的次生灾害，如火灾、海啸、水灾、山崩地陷、火山爆发、瘟疫等，也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相当严重的损伤。因此，力求准确预测地震灾害的发生，是人类的一个古老梦想。

现代科学发现，地震与天象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因而非常重视研究这种联系，希望从中找到一种准确预报地震的方法。据观察，1976年我国发生的几次大地震前，都曾出现过陨星现象。比较著名的有1976年3月8日吉林市郊出现的特大陨石雨，同年5月15日山东莒南县，7月9日吉林敦化县、安徽亳县，9月13日贵州清镇县等地都有陨星出现，可以说，这一年是我国有史记载以来陨星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一年。十分凑巧，这年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龙陵、和林格尔、唐山、松潘、宁蒗等多次大地震（参阅郭钦华：《震前奇观》）。在国外，也有许多类似的把天象异常与地震发生联系起来研究的报导。

然而，只要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中国古代星象学早就把天象与地震二者联系起来了。我国唐代的一本奇书、星象学专著《唐开元占经》卷七十三记载：“黄帝曰：流星出北辰，地动。”地动就是地震。《淮南子·道应》记载：“勾星在房星之间，地其动乎？”《晋书·天文志》记载：“其西河中九星如钩状，曰钩星，直则地动。”诸如此类记载在星象学著作中俯拾皆是。

此外，王充《论衡·变虚篇》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晏子去见齐景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固可动乎？”晏子嘿然不对，出视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房、心之间，

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见公：“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齐国的太卜在景公面前吹嘘自己能够叫大地发生地震。晏子听到后找到太卜，问他：“我看见钩星（即水星）在房、心这两座星宿之间，是不是要发生地震了？”太卜见自己的老底被揭穿了，只好到齐景公那里承认错误。

这个故事说明，早在 2000 多年前，我国古人就将天象与地震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研究，并达到相当水平。尤其有趣的是，今人通常视为“迷信”的星象学，在 2000 多年前倒曾是揭露、批判迷信的有力武器。

现代科学发现，天象与经济，尤其是与农业的丰歉之间似乎也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尽管当今世界处在科技发达的 20 世纪，21 世纪也即将来临，而农业仍然是困扰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每年农业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在我国，农业的丰歉，也是关系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头等大事。因此，力求预测农业丰歉变化规律，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们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 19 世纪末就提出“太阳黑子”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由于该理论存在明显不足之处而昙花一现。但我们可以视之为现代科学将天象与经济联系起来研究的开端。

1988 年的全球干旱使世人关心粮食供应问题，同时也使经济学界再次关注起天象、大气环境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

有关学者对天象、气象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太阳周期性盛衰带来的地球气象变化会对农作物的收藏、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会促使

经济活动发生周期性变化。一般认为，太阳运动和气象变化对经济生活发生影响有两条途径：1. 磁场对人类神经系统的影响；2. 太阳辐射热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气象学中的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东太平洋赤道海面水温上升，季风偏少，各地出现干旱，农业产量下降，农产品行情看涨；相反，当发生拉尼娜现象时，初级产品价格反而会稳定下来。

更有一些信奉气象经济周期理论的学者还试图从若干世纪的气象变化规律中探讨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气象原因。他们认为，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的时代是西欧社会现代化的实现阶段，也是“科学革命的时代”，而当时太阳正处于异常活动时期。美国天体物理学家约翰·伊德认为从 14 世纪开始后的 400 年间，太阳活动相对减弱，对地面光能传输量大量下降，一般称为“小冰河时期”。日本教授樱井邦朋进一步补充说，这种衰退使当时农业严重萧条，出现饥荒、瘟疫和人口锐减，迫使人们抛弃中世纪生活方式，确立新的价值观。于是引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技发明的西欧文明。

有关学者认为，气象与经济周期理论有明显的缺陷，但它把太阳活动和气象变化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更新传统的就经济论经济的方法，对开阔经济学者的视野，全面考察世界经济运动有其参考价值（参阅刘慧华：《经济学家仰望星空之时》，载 1990 年 11 月 1 日《社会科学报》）。

其实，对中国古代星象学来说，把天象与经济乃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方法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利用天象预测水旱灾害、农业丰歉、社会治乱的占星术条文，在中国古代星象学里比比皆是。在《计倪子》一书，有这样的记载：“太阴三岁处金

则穰(丰收),三岁处水则毁(歉收),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就是根据岁星运行处于不同位置而推测农业收成之好坏及其程度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古老的天象经济周期理论。

祖国传统医学中医学与星象学之间密切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一般认为,中医学源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回复中和曰医。故中医之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等。《内经》要求医生“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不仅汇集历代医药书籍,而且“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与药物有关的悉加收集。在这方面,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藏医学也毫不例外。学习藏医者必须懂得藏族的天文历算学。1978年,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设立了两个研究所,其中一个就是天文历算研究所。据说,藏医学、采药均与天文历算息息相关。据研究,彝族医学与星象学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其中将人体节律与季节联系起来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

过去,中医学中的这类内容常被看作是迷信落后的东西而遭到鄙夷。我国2000多年前就出现的世界第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清清楚楚地记载了人体内的14条经络,并标明了它们的循行走向。我们祖先的这大发现也长期被怀疑,得不到世界医学的承认。然而,科学的发展似乎正在为这一“冤案”平反。

80年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要建立人体科学的主张。他认为,人体科学就是研究人和人在客观环境中所处功

能态的学问，包括中医，也包括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及其它可取的许多东西。钱学森认为，人是个巨系统，他在宇宙这个超巨系统中有交往，这里边又有三个小层次，其中一个小层次是宇观的，讲宇宙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是有它的道理的，宇宙如果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就不会有人出现，人的存在和宇宙的规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宇宙规律，当然包括天体运行的规律。这也即是说明了，人的生存规律，包括人的生理、心理变化规律，都与天体运行规律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与星象学之所以自古以来就存在密切的关系，是自有科学根据的，只不过是人们长期以来没有发现这种科学根据，而感到不好理解罢了。

如果说，钱学森的人体科学只是为中医学与星象学的关系找到哲学根据的话，那么，另一些科学家的发现则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目前，我国科学家已经“破译”了经络这个千古之谜，用科学手段，揭示了它的存在。1989年，经络研究已经被列为第一批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

另据报导，青年女医生叶宁将气功、中医、西医三者合而为一，并找到气功治病的原理和科学依据，为未来医学提供了新模式。叶宁的观点主要包括：经络是由细胞复合体构成的人体内细胞网络（即实质性组织）、具有传导性、应激性、渗透性；经络是由气脉、阴脉、阳脉三脉构成的人体血、气、液的通道，是人体内细胞供氧、携氧交换的内途径；外气、内气沿人体经络运行学说为中医奠定理论基础，中医经络、气血交换、经穴开合（即细胞活动规律）为西医生理生化肝糖之蛋白、脂肪分解合成提供了科学依据。此观点认为，未来医学新模式即用意识控制心理阀（内分泌、体液调节）、细胞阀（细胞营养物质渗

透、活动),从而找到阻止变异细胞结聚的科学依据。叶宁的这一观点的发表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她唯一的希望是,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下去,将人体经络经穴开合与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对应关系研究出来,一脉开治百病,一穴开治百病(参阅杨杏南:《叶宁找到气功治病的原理》,载1991年4月24日《中国妇女报》)。我们相信,叶宁在科研上大获全胜之日,定是彻底为中医学正名之时。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医学中有糟粕,星象学中也有荒谬。如中医学、星象学中都有将人体部位、内脏功能与天象简单对应的说法。有一篇纬书《孝经援神契》说:“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五藏象五行,四肢法四时,九窍法九分,目法日月……发法星,节(骨)法日岁”。这种对应的荒唐、肤浅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是苛求古人的话,那么,我们对古人大胆地将天象与人体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至少是不宜全盘否定的。

从以上介绍的现代科学新发现。我们不难看出,那种把中国古代星象学简单地等同于封建迷信的作法是不恰当的。恰恰相反,有些我们认为是“迷信”的内容,包涵着丰富的科学内容;那不是“迷信”,而是我们尚未认识的科学之秘。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决不是说中国古代星象学完美无缺,正好相反,我们要严肃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星象学中,有许多荒诞不经的糟粕,我们决不能盲目崇信它。我们肯定星象学的目的,是反对简单的全盘否定的作法,而主张审慎的科学的研究态度,发掘古人杰出的智慧,为当今伟业服务。

本书共分11章。第一章,我们对什么是星象与星象学作一简要介绍,以图给读者一个初步认识。第二、三章,讲星象

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起源到衰落,分6个时期介绍。这种分段法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完全可能有更科学、更合理的分段方法。第四章,介绍了历史上有名的10位星象大师。当然,值得介绍的、历史上有名的星象学大师决不止这10位。由于我们的研究进展以及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是举例性地介绍了这10位。而且,其中一些评价(如关于司马迁的评价)是否允当,我们只有恭听读者诸君的教正了。我们认为星象学可以分为两类,即占星术与星命术。第五、六章分别介绍了占星术与星命术的内容与方法。说星象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自然主要体现在这部分内容上。既然我们把星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既深远又广泛,就有必要让读者对这部分内容有个大致了解。如果有人认为,据此方法也可以象古代星象家那样,观看天象,预知吉凶祸福,那他定是个蒙昧人。第七、八、九章,我们分别介绍了星象学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军事的关系,力图揭示出星象学的人文效应。星象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都打下了烙印,除上述三个大的方面外,至少还可以举出文学、艺术、民俗等等方面。由于我们深知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可能尽善尽美,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只有仰赖于功力深厚的同仁了。如果说上述三章所介绍的属于星象学对传统文化表层结构的影响的话,那么,第十章集中介绍了星象学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各个层面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领域里之所以充满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被西方人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哲学”,这与星象学的长期深刻地浸透是分不开的。为了便于与中国的星象学对照,第十一章简要地介绍了外国星

象学的一般情况。

本书只是一块引玉之砖。我们期待着批评指正。

著者